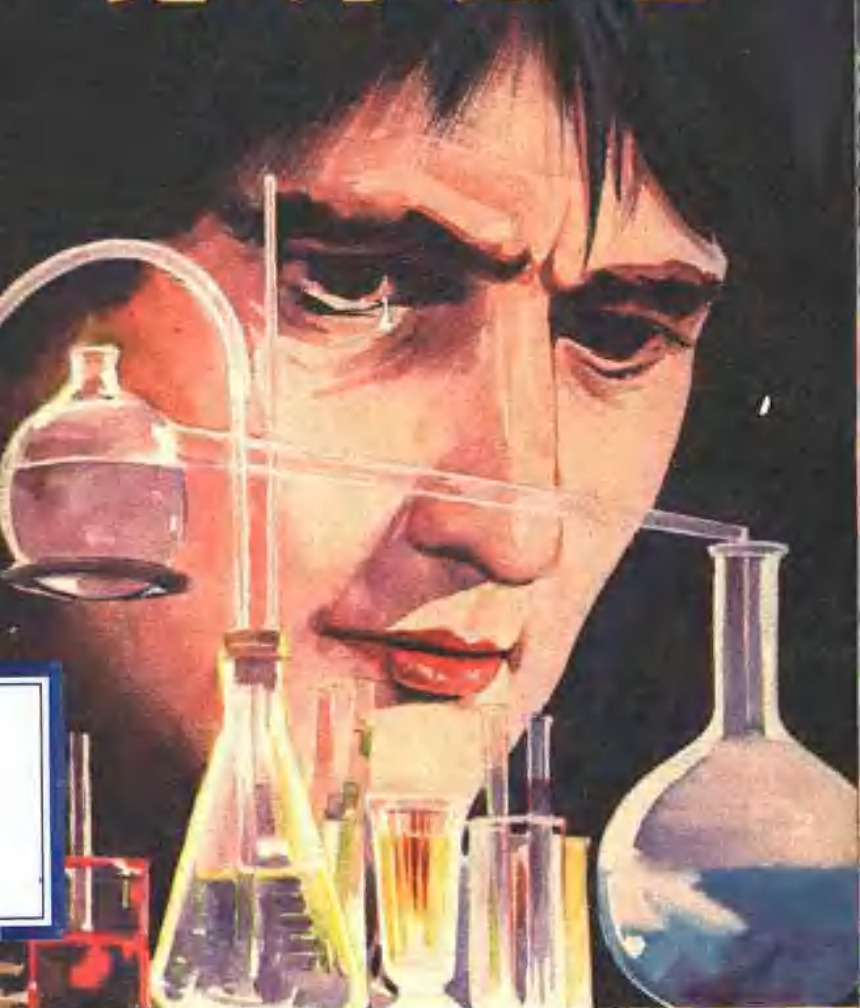


美國 華盛頓·福格 科學小說 期間出版

隱身怪客



THE INVISIBLE MAN

by MICHAEL JAHN

隨身怪客

美國 邁克爾·楊著

李昕譯・朝陽出版社出版

隱身怪客

美國 邁克爾·揚著 李昕譯

出版者：朝 陽 出 版 社

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

印刷者：大 千 印 刷 公 司

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

定 價：港 幣 四 元

一九七八年七月初版

譯者的話

《隱身怪客》(The Invisible Man) 是邁克爾·揚(Michael Jahn)根據美國同名電視片集編寫的。《隱身怪客》電視片集由戴維·麥卡林(David Mc Callum)主演，播映時極受歡迎。

《隱身怪客》是一部科學幻想小說，主角威斯丁是一位熱衷於搞純科學的科學家，他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是增長人類的知識，只要能有一間設備完善的實驗室供給他們夫婦倆進行研究工作，那就心滿意足了。

但是，資助威斯丁搞研究的後台老闆却有不同的看法，當他們看到威斯丁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時，真是驚喜若狂。他們把威斯丁的研究成果比作原子彈，準備應用於加強軍事優勢。

當威斯丁了解真相之後，氣憤非常，他要為維護自己的原則而鬥爭，但面對實力雄厚的對手，他唯一的辦法就是使自己變成“隱身怪客”後毀壞了實驗室的機器而逃。……故事發展奇情曲折，饒有趣味。

既然是科學幻想小說，當然既有科學，也有幻想——科學是帶有幻想色彩的科學，幻想則是具有科學依據的幻想。《隱身怪客》的故事不單是二者兼而有之，而且人物性格鮮明，讀後印象清新，比

起一些只有情節沒有性格的科學幻想小說，似勝一籌。

此外，《隱身怪客》還提出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：為科學而科學的研究有没有可能存在？威斯丁只顧搞研究而不考慮應用問題，他反對戰爭，可就沒想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却可被利用來為戰爭服務。殘酷的現實教訓了他，使他懂得了這樣一個真理。當然，作者有他自己的觀點與角度，但不管怎樣，這個問題是提出來了。與一般以奇情曲折著稱的科學幻想小說相比，《隱身怪客》似又勝一籌。

可能就是因為以上兩點，我喜歡《隱身怪客》這一部科學幻想小說，也願意向讀者介紹這一部小說。但願我這一枝笨拙之筆，不會使原著過分失色就好了。

李 昕

一九七八·六

第一章

人們對一些司空見慣的事，往往習以為常，認為是自然而然的，因而很少加以研究。正如扔塊石頭，石頭就自然落地，誰又會去考慮一下那是“為什麼？”同樣的，一個具有正常視力的人，當然認為“能看見”是一件很尋常的事，一般就不會去考慮“光”與視覺的關係，更不會想到“光”是可以利用的，可以用各種各樣的物體來改變“光”，比如透鏡、重力、起偏振屏，甚至空氣都能使“光”發生變化。

丹尼·威斯丁之所以勝人一籌，僅僅在於他能更好地利用光，結果，他就變成了隱身怪客。

物理學博士丹尼·威斯丁住在維特鎮一間牧場式的屋子裏，他那位漂亮可愛的太太也是一位科學家，和他共事。克理公司也在維特鎮。維特鎮是一個古老的、美麗的郊區城鎮，而克理公司却是一間非牟利的、新型的、私人性質的研究機構，主要由政府資助。這家公司的科學家們主要從事量子論方面的科學研究。

量子理論包括所有核子、原子、分子和固態物理學的研究，也包括電磁輻射和光的研究。這些都是高級的理論，因而克理公司所進行的研究很少產生實用的結果，但威斯丁博士的研究則是例外。

威斯丁搞激光技術的研究。多年以來，他企圖尋找一種方法以使激光把物質變為純能。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利用激光束運載物質，因為他認為既然激光束能傳送聲音與圖像，為什麼就不能傳送物質呢？這就是他的研究工作，那確是玄之又玄而又絕非急功近利的工作，但他却有了明顯的成果。

這是九月的一個早晨，像往常一樣，威斯丁很早起床，穿上藍白兩色運動衣，沿着維特鎮北面的蓄水池進行兩哩長跑。威斯丁是位三十五歲的美男子，他金色頭髮、藍色眼睛和方形下巴使他看來像個北歐人，但他那動人的笑容和友好的態度却使他顯得平易近人。

離開水池後，威斯丁開始慢跑橫過公園。早上八點鐘就有兩位老人在混凝土桌子上下棋，威斯丁放慢脚步走向他們身邊。兩位老人早知道他站在旁邊，但却不抬起頭。

“又是跑步的那個人來了！”一位老人說。

“一定是八點鐘了。”另一位老人說。

威斯丁微微一笑。

“別理他，可能他會走開的。”第一位老人又說了一句。

這是每天的常規活動。威斯丁走到第二位老人身後，探首看他下棋。老人瞄了他一眼，然後拿起一隻棋子。

“不！”威斯丁說。

“天才，你有更好的一步棋嗎？”老人問。

“該走這一步！”威斯丁建議。

“你說什麼？”老人問。

“相信我好了。”威斯丁說。

“我這一步棋最妙。”老人不理他，自己走了一步棋。

威斯丁聳聳肩，表示對即將來臨的災難不負責任。老人的對手笑着走了一步棋，高興地叫道：

“將軍！”

“哎呀！我該聽他的話。”

“明天見，年青人。”威斯丁說完又開始跑步。

“天才，幹嗎那麼匆忙？坐下來下一盤棋吧！”

“不行，我得保持身體健康。”威斯丁一邊跑一邊扭轉頭說。

一位老人透過眼鏡上方看着走遠了的科學家說：“好青年！但爲什麼他老是跑步？”

“爲什麼我下棋？都一樣沒有目的。”另一位老人說。

威斯丁跑到公園外面，就放慢腳步，雖然運動劇烈，但他出汗不多，這是多年鍛煉的結果。

威斯丁的住宅周圍是一片整齊的草坪和小樹，佔地約四分之三英畝，外圍鋪上紅色卵石，屋後有一個游泳池和一間可放兩部汽車的車房。威斯丁繞着屋子轉了一圈，不時停下來拔掉一些雜草，然後洋洋得意地走進廚房。他的太太潔蒂——一位黑髮美人，正坐着喝咖啡。

威斯丁從她身後走近，親熱地把臉貼在她脖子

上。

“早安，威斯丁太太。”

“早安，威斯丁先生。”

“知道我想幹什麼嗎？”他低聲說。

“什麼？”

威斯丁低聲耳語。她微微一笑，親吻他一下，大笑起來。

“我會遲到的。”她說。

“遲到又怎麼樣？”

“怎麼樣？老闆會發火的。”

“我會跟老闆打招呼。”

“你去找他好了，”她站起來說：“爐子上有咖啡，等一會兒見。”

第二章

克理公司包括有幾排矮矮的、淺褐色的、實用的建築物。這些建築物位於蓄水池南邊，佔地十英畝，四周圍上鐵絲網。

威斯丁以超常規的車速轉了最後一個大彎，就在公司大門停了下來。他出示工作證，看守開閘讓進。威斯丁慢慢地駛過一系列人行道和停車場，直達主樓，就在主樓前面停車。

主樓與其他大樓相似，內牆塗上顯示歡樂的淡綠色，地毯則是表示溫暖的草綠色。對威斯丁說來，這兩種顏色加在一起就等於假日旅店。雖然他對此地的格調感到可悲，但他却覺得這裏的氣氛能激發工作的慾望，能使他渴望有所創造。簽了到以後，威斯丁趕忙走下幾級樓梯到地下室二樓。

威斯丁的實驗室門口刻着“E十六”。他推開門，踏進一間寬大的房間。這裏也像外面一樣，牆上塗着同樣的淺綠色。地板上放着排列成行的、架在木架上的機器，靠牆有一個高達天花板的木架子，用來飼養實驗動物。另一邊有一架電腦機，由它發出的電碼直達實驗室中央的電腦操縱台。操縱台連着一部顯眼的寬二十呎、高七呎的機器，機器中央有一個丁方三呎的小平台。兩枝激光槍對準小平

台，激光槍由電腦操縱台控制，可作垂直或水平方向移動。

潔蒂穿着白色實驗袍，眼鏡橫在額上，威斯丁進來時，她正在餵兔子。

“早安，博士。”他說。

“早安，博士。爐子上有咖啡。”她說。

“雞蛋呢？”

潔蒂轉過身來，把眼鏡拉下架在鼻子上，她透過眼鏡，十分嚴肅地盯住他說：

“我怕你今早吃不上早餐，只得胃痛。”

威斯丁皺着眉頭問：“又是卡遜嗎？”

“對！”

威斯丁放下咖啡杯子說：“太好了！”

“十分鐘前他給你來電話，說是要哪一份你拖了那麼久的工作進展報告。”

威斯丁走到電腦操縱台前，把手肘靠在上面，呆呆地瞪着那些電鈕、電掣。

“遙控運載，”他沉思說：“聽來像是‘星際旅行’，不是嗎？……老一套科學幻想材料。這種設想真是偉大……把物質變為純能，再用光束把純能轉移……一下子可達幾百萬哩……然後再變回物質，分子重新組合。”

“可以成功的。”她鼓勵說。

“我真的相信能成功，看來卡遜也這樣想，他為我籌了足夠的費用去建立一台樣機。”

威斯丁漫不經心地踢了一下激光槍的開動器。

“丹尼，我們真的有了進展。”

“如果這個呆子不打擾我，我們會有更大的進展。”

“別這樣說，卡遜不是呆子。”

“他是呆子！他是個粗暴、刺人、庸俗的呆子！”

“好了，我看這就夠了。”

“我還沒開始去羞辱他呢。”威斯丁說：“真的，我並不要求這個呆子圓滑有禮……但最低限度，他應該少刺人一點嘛。”

“我猜他與你有同樣的問題。”

“什麼？”

“老闆迫着他。”

威斯丁對這個不吉祥的可能性考慮了一下，然後說：

“卡遜只向上帝彙報。”

“但願如此。”潔蒂回答。

“該死的，為什麼你老是對的？”

“這是我的本性。”

“這就是向魔鬼出賣靈魂所帶來的麻煩，沒有人會拯救你的。不過，我希望再拖延一下。”

他的太太不吱聲，同情地看了他一眼。過了一會，威斯丁拍拍操縱台，輕輕地說了一聲：“見鬼去吧！”就慢慢地朝電梯走去。

第三章

華爾特·卡遜不是科學家……甚至不是研究人員，他是一個受過組織訓練的、不耐心和過分自負的大個子。他有本領要人完成任務，他能保持電燈亮着，使一切井井有條，他還能籌够費用，並促使科學家工作。

威斯丁與他可說是存在着天生的敵對關係，雖然有時也可以相處如友，但常常都是不行的。

威斯丁知道卡遜所籌的款項來自軍隊，也有幾位公衆支持的科學家對經費來源有過疑問。但威斯丁自己的研究是如此獨特，倒看不出軍隊提供費用的道理。當然了，如果威斯丁設計導彈引導部份，那就不同了。而且，如果軍隊真肯出錢幫助他研究遙控運載方法，那就更好了，因為他認為多花一美元搞運載工具和微型電路，就少一美元製槍炮子彈。

威斯丁想來想去，也想不出自己的研究與軍事應用有何關係，遙控運載所需的機器實在是太笨重了，不可能用於敵後偵察，而且，它需要有接收設備，要有看得見的綫路，一次最多運載一個人，根本不可能用作部隊轉移。威斯丁認為軍隊只是花錢研究把太空人送到太空站或月球的辦法，而不是買一種武器。

而且，用它運載活人可能就不行。分子可以轉化爲能，能又再轉化爲分子，但轉化的物質只是一種相似物而不是原來的那一種，最後可能毀掉原來的物質而製出其可信的複製品。所以，如果遙控運載真能成功，也許只能用於無機物，如礦物，包裹，或信件等。何況所有這些都是推測而已，到現在他還只搞了一半呢。威斯丁就這樣一邊想一邊走上辦公室。

與實驗室完全不同，克理公司的行政辦公室是絕對的男性化的風味。地板鋪上深紅色地毯，牆上鑲着斑點木板，卡遜的辦公桌上方掛着一幅名畫的複製品。卡遜的嗜好就是收集藝術複製品，也就是那些藝術品商人常充作真品出售的複製品。

威斯丁進入卡遜的外辦公室時，首先見到的人是卡遜的行政助理里克·史丹奴。

“丹，希望你今天能頂得住。”史丹奴說。

“唔，有這麼嚴重嗎？”

“他在咬手指甲呢！”

“你該勸勸他別這樣嘛！”威斯丁說。

威斯丁推開辦公室的門，唐突地問：

“你想怎麼樣？”

卡遜抬起頭。在他的辦公桌上放了一疊一寸厚的公文。

“丹，直截了當嗎？”

“對你還有別的办法嗎？”

“沒有。看，你這些額外要求辦不到。”

威斯丁坐了下來，嘆了口氣說：

“別跟我來這老一套，我聽過不知多少遍了。我要求一元，你就說一便士，希望我會減一半。你以為是跟誰打交道呢？小孩嗎？”

卡遜笑了，他說：

“好吧，讓我把這個問題重新說一遍：這些要求是絕對需要的嗎？”

“如果不是，我會麻煩你嗎？”

“丹尼，年青人，你是我見過的講話最不明確表示立場的人，你有回答過問題沒有？”

“當然有。問問我對你的看法吧！”

“算了，”卡遜趕緊說：“盡量站在我的角度看問題吧。我為了你第一階段研究的費用已傷透了腦筋。你那部樣機花了一百五十萬，結果呢？”

“你要怎麼辦？”

“就算幫幫我的忙吧。如果我要向老家要錢，就需要有研究成果。”

“卡遜，別這樣了，你知道我還沒準備好，僅僅是個開端而已，要從這裏把石頭送到月亮去，我們還差得遠呢。”

“他們倒有足够的石頭。來吧，別戲弄人了，你搞遙控運載已經有八個月了，花了一百五十萬元，我一直以來都尊重你要求秘密地工作的願望——現在，不行了。”

“研究仍未成熟嘛。”威斯丁抗議說。

“是讓我來判斷的時候了。”卡遜說，用手拍拍

公文。

威斯丁想了一會，聳聳肩說：

“好吧，好吧，如果你要向老家顯示一下……”

“……這正是我想做的。”

“——我可以爲你要弄魔術。那是我研究把物質轉化爲純能時偶然碰上的，並不是我研究的目的……”

“有說服力嗎？”卡遜問。

“可以這麼說。”

第四章

潔蒂、卡遜、史丹奴三個人站在遙控運載樣機旁邊，威斯丁則作表演的準備。他從上了鎖的書桌內取出一個小長方形的電腦組件，把它塞進操縱台的一條大槽內——就像把錄音帶插入H I—F I一樣，然後從口袋裏掏出兩把鑰匙，一把插進電腦組件左面的鎖內，按時鐘方向轉動，另一把插到右邊同樣的鎖內，按反時鐘方向轉動。

“電腦組件內有給電腦的指示，”威斯丁說：“現在機器已經開動了。潔蒂……”

他的太太默默地在操縱台上按着各種電鈕、電掣，一個監察器的螢光屏上亮起了交叉的曲線。

“開動了，”她說完了就離開機器。

“我來簡單解釋一下，”威斯丁用專家口吻說：“要把物質轉化為能而又不損害物質本身，需要一種密碼，那就是以一種方法規定分子的排列，使它們有還原的可能，也就是按原來次序還原。

“這樣的密碼或法則，我們還未能研究出來，但在研究過程中，我們却偶然碰上了別的有趣現象。”

“那是什麼？”卡遜問。

“你有筆嗎？”